

反日帝國主義叢書之十

王序著

反日帝國主義 進攻中國 與國際聯盟

崑崙書局出版

反日帝國主義叢書之十

王序著

日帝國主義進攻中國與國際聯盟

崑崙書店出版

1931. 10. 10 出版

1 — 2000 冊

~~~~~  
版權所有  
~~~~~

日帝國主義進攻
中國與國際聯盟

王 序 著

崑崙書店發行

上海浙江路保康里五二二號

反日帝國主義叢書之十

日帝國主義進攻中國與國際聯盟目次

一 發端

二 戰後的國際形勢

三 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佔領東三省？

四 國際聯盟是什麼？

五 國聯過去的成績證實它只爲強國服務

六 國聯怎樣地敷衍東三省事件？

七 結末

日本帝國主義

進攻中國與國際聯盟

王序

發端

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霸佔了東三省

，實現了日本帝國主義公開掠奪中國領土，大規模宰割中國民衆的野心。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數十年來處心積慮的傳統的企圖的表現，醞釀經年的有計劃有組織的進攻的開始。日本帝國主義想用這個大陸政策，「海外發展」來挽救其瀕于死滅的獨占資本主義的危機，嚴重的恐慌，同時站穩了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的陣地。日本帝國主義這次的進攻中國，決不是什麼「突如其來」的事體，更絕不是什

麼「只是一部分日本軍閥的野心」的行爲。

事變發生之後，負有守土責任的長官張學良副司令，始終抱着「不抵抗主義」，坐令遼吉兩省數日之間盡落敵人之手。南京當局的對日方針則如中報的電訊所述：「各委以堅持強橫，吾以公理；彼以武力爲外交前驅，吾以交涉爲最後手段；吾對武力，事實上只有示弱，吾對公理，則惟有堅抱決心；故武力來則可退讓，但交涉則決不放鬆」。故自九月十九日電日內瓦本國代表施肇基要求處理這事件之後，始終倚賴國際聯盟來替中國主張公道。九月二十一日王正廷在外交部紀念週報告雖有「已通告非戰公約簽字國」，但報章以後未見記載，通知書也未發表，無

法徵實有否這種外交行動。粵方意見，也認爲「當以外交解決」。十月二十四日粵方外交人物陳友仁答記者的詢問，有「能否用武力，有事實爲答復，故當求外交解決。」「以外交解決」，結果也只有倚賴國聯的辦法。所以富粵兩方的和平代表討論外交問題，全體同意于下面兩點：

「（一）甚感國聯能主張公道，聞外間有主張退出國聯者，想係國民因一時之激于愛國熱誠之憤慨語。此次日本使佔東三省；係絕對無理行動，不祇侵犯我國領土主權，其係違反國聯及非戰公約，我人應使世界人士明瞭此意，並與我人一致反對日本此次之行爲；蓋此不僅關係中國領土主權，而實關係國聯之將來，

及非戰公約簽字各國之尊嚴，故國聯及非戰公約簽字之各國均有應負之責任。我國人民應明瞭日本現已處于孤立之地位，不但不應有退出國聯之主張，且應督促國聯貫徹其主張公道之精神，以抑日本之橫暴。

「（二）又聞外間有主張即日與俄復交者，此係屬另一問題，不必與對日問題相提並論。」（十月廿七日

時事新報

那末，國際聯盟（乃至非戰公約的簽字國）能不能夠破例來爲中國主張公道，以副我國這些殷殷期望的人們的期望？月餘以來國聯所表現的行動，事實上已經雄辯地答復這個問題了。它除了敷衍和延宕之外，還有什麼？其實

，我們不應該錯怪國聯，因為國聯本來就祇是國際帝國主義朋分贓物，粉飾和平，壓迫弱小民族，及統一帝國主義自己向步調好來進攻其共同的敵人——蘇聯，——一個機關罷了。它的組織是便于帝國主義強國的操縱。它過去的成績，只表現了無能和虛偽。它現在和將來所能做到的，當然也只有這些把戲。它自始就不願，也是不能，替任何弱小民族主張什麼公道的。所以我們對於國聯不要期望，當然不會失望，更不能有什麼「感謝」；我們所要的只是認識它的真相。認識它的真相，纔能集中我們的力量來對付暴日！

戰後的國際形勢，現在先來說一說戰後的國際形勢，

俾我們更加容易理解問題。

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國際間第一個與戰前不同的現象，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產生了蘇聯，把世界劃分成兩個不同的體系。就是說，蘇聯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組織，完全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兩樣。因此，蘇聯的政權的穩定，不僅使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方脫離了資本主義的支配，使國際資本主義縮狹了這麼廣大的市場，而且還鼓舞起殖民地弱小民族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獨立解放的勇氣，及增長了帝國主義國內勞苦羣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之決心，而招惹帝國主義國家一致的憤恨。所以帝國主義者自大戰之後便無時無刻不在公開或

暗密地用着種種的方法，進行着推翻蘇聯的計劃和陰謀，希望一舉而奪取她的市場和消滅其赤化的危險。帝國主義者對於進攻蘇聯這個共同的目的，是取着協同一致的步調，有時並她們相互間的衝突都可以暫時擱起。最近因為蘇聯的五年計劃的建設的偉大的成功，全國生產大增，失業工人已減至于零，使已起恐慌的帝國主義的市場，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同時在一種相形之下，使帝國主義國內的工人，因羨慕而益發不安靜起來。于是蘇聯遂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可調和的仇敵。

在帝國主義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絲毫沒有解決她們彼此間的矛盾。德國雖然因戰敗而退出了帝國主

義列強鬥爭的舞台，但代德國起而與英國爭歐洲霸權的便是法國，代德國繼起與英國爭海洋霸權的便是美國，在地中海方面則有法意的爭霸，在太平洋方面，則日本因世界大戰益發強大起來，形成英美日的爭霸。她們——所謂英美日法意五大強國——之間，雖以蘇聯爲目前的共同敵人，但其相互間的利害衝突並不因此而減免——經濟上的競爭，逢必然地要反映爲政治上的衝突與軍備上的競賽。於是國際會議，遂沒有一個不成爲她們的縱橫捭闔的舞台，國際條約，幾乎沒有一種不留着她們的勾心鬥角的痕跡。所以日日在言說和平，而實際上却天天在擴張軍備，一步步地促成更慘酷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形勢。——造成帝國主

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就是戰勝的協約國方面，也不能免受着巨大的破壞，于是經濟發生了普遍的恐慌，接着因資產階級的必死的努力，加緊的壓迫和榨取，曾經有一個時期獲得相對的穩定，但是資產階級的「合理化」的結果，並沒有能够使那相對的穩定繼續下去，反而孕育了戰後第三期的恐慌。這個恐慌由一九二九年冬季開始。這個恐慌使帝國主義者在國內不僅不能夠解決失業的問題，反而要對於工人的進攻，惡化了工人的生活，甚至使他們挨餓。最顯著的就是標榜爲工人謀利益來欺騙工人的英國工黨政府，終于不能不露出其本來的面目親自下手來減少

失業工人的津貼。到了這種饑寒交迫的狀態，即使沒有一個實物標本——「生產日增、失業工人減至于零」的工人國家蘇聯，擺在那裡，無產階級也要發生對於資產階級的憤恨了。這就是帝國主義國內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于是，帝國主義國家，爲緩和國內工人的反抗，維持本國經濟的地位，以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權起見，（除了企圖推翻蘇聯而奪取那個巨大的市場之外）就必然地要加緊向殖民地擄取並壓迫。殖民地的民衆，因經濟破產，日趨貧窮化，在帝國主義及本國封建勢力的雙層壓迫與剝削之下，他們只有二個路可走：一條是順受帝國主義的摧殘而死；一條是不甘帝國主義的高壓，奮發革命以求民族的生

存。自第一次大戰之後，各殖民地相繼奮起，作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給與帝國主義以不少的懊惱。所以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也是帝國主義的不可和解的死對頭。現在因為恐慌的普遍化和深刻化，益使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這個對立更加尖銳化了。

這樣看來，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衝突，並不會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解消或減少，反倒因世界大戰的結果而增加和複雜起來。所以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在這種複雜的矛盾之中，委實需要有一個公共的機關，一方面可用來緩和彼此相互間的衝突，整齊彼此的步調來對付蘇聯，一方面可藉以假裝公道，空喊和平，來緩和與欺殖民地弱小

民族與國內的無產階級。國際聯盟就是負有這樣的使命應運產生的東西。故國際聯盟的約章遂構成凡爾塞和約的一部。

可是，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是終歸不可避免的。她們爲進攻蘇聯或鎮壓革命，有時雖會出于協調，但是事過境遷，又仍然表現出來。有時也含有「一箭雙鵰」的作。所以英國爲要加強其操縱國聯的力量而發起羅加諾會議，拉攏德國加入國聯並許以常任理事以加厚本國在國聯的勢力。這很明顯的是一方面用德以制法，同時他方是防德之親俄。美國則因不願在國聯中受英法的指揮及其他關係，故始終拒絕加入本國總統威爾遜所號召的國聯，別召

集華盛頓會議，及利用法外長白利安的提議，擴大之使成爲凱洛非戰公的，來鞏固其世界霸者的地位。

像這樣地產生的國際聯盟和非戰公約，又怎會忽然來替弱小民族賣力——主張「公道」呢？

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佔領東三省？上面所說的這些

矛盾，在東亞方面也是一樣的存在的。不但存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例如中國還是各帝國主義沒有瓜分完的最後的一塊地大物博的次殖民地，東三省是便于進攻蘇聯的地域，中國及印度都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最激烈的地方，等等——還可以說是這些矛盾，對立最爲尖銳的。這種關係在中國表現得最爲明顯。